

故事一百種

羊角哀捨命全交

上海大衆書局印行



85
11

857.61
119.3
13



3 0528 0955 9

羊角哀捨命全交

話說春秋時，楚元王崇儒重道，招賢納士，天下之人聞其風

羊角哀



羊角哀捨命全交

而歸者，不可勝計。西羌積石山一賢士，姓左雙名伯桃，幼亡父母，勉力攻書，養成濟世之才，學就安民之業。年近四旬，因中國諸侯互相吞併，行仁政者少，恃強霸者多，未嘗出仕。後聞得楚元王慕仁好義，遍求



808340

賢士，乃攜書一囊，辭別鄉中鄰友，逕奔楚國而來。

迤邐來到雍地，時值隆冬，風雨交作；



未知尊意肯容否？」

那人聞言，慌忙答禮，邀入室內。伯桃視之，止

了。看看天色黃昏，走向村間，欲覓一宵宿處。遠遠望見竹林之中，破窗透出燈光，遂奔這個去處。見矮矮籬笆，圍著一間草屋，乃推開籬笆，輕叩柴門。中有一人啓戶而出。左伯桃立在簷下，慌忙施禮道：「小人西羌人氏，名左雙，名伯桃，欲往楚國，不期中途遇雨，無處投宿，求借一宵，來早便行，

有一榻，榻上堆積書卷，別無他物。伯桃已知亦是儒人，便欲下拜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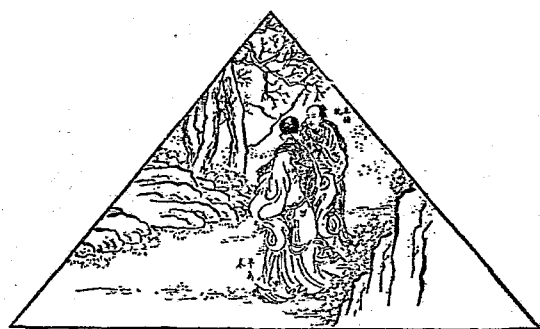
羊角哀捨命全交

那人道：『且未可講禮，容取火烘乾衣服，卻當會話。』當下燒竹爲火，伯桃烘衣。那人炊辦酒食，以供伯桃，意甚勤厚。伯桃乃問姓名，其人道：『小生姓羊，雙名角哀，幼亡父母，獨居於』

此平生酷愛讀書，農業盡廢。今幸遇賢士遠來，但恨家寒，無物款待，望乞恕罪。」伯桃道：「陰雨之中，得蒙遮蔽，更兼一飲一食，感佩何忘！」當夜二人抵足而眠，共話胸中學問，終夕不寐。

比及天曉，淋雨不止，角哀留伯桃在家，盡其所有相待，結爲昆仲。伯桃年長角哀五歲，角哀拜伯桃爲兄。一住三日，雨止道乾，伯桃道：「賢弟有王佐之才，抱經綸之志，不圖竹帛，甘老林泉，深爲可惜。」角哀道：「非不欲仕，奈未得其便耳。」伯桃道：「今楚王虛心求士，賢弟既有此心，何不同往？」角哀道：「願從兄長之命，遂收拾些路費糧米，棄其茅屋，二人同望南方而進。」行不兩日，又值陰雨，歇身旅店中，盤費罄盡，止有行糧一包，二人輪換負着，冒雨而走。其雨未止，風又大作，變爲一天大雪。

二人行過岐陽，道經梁山路，問及樵夫，皆說：『從此去百餘



羊角哀捨命全交

里，並無人烟，盡是深山曠野，狼虎成羣，只好休去。『伯桃對角哀道：『賢弟心下如何？』角哀道：『自古道：『死生有命，』既然到此，只顧前進，休生後悔。』又行了一日，夜宿古墓中，衣服單薄，寒風透骨。次日雪越下得緊，山中彷彿盈尺。伯桃受凍，不過道：『我思此去百餘里，絕無人家，行糧不敷，衣單食缺，若一人獨往，可到楚國；二人俱去，縱然不凍死，亦必餓死於途中，與草木同朽，何益之有？』我將身上衣服，脫與

賢弟穿了，賢弟可獨帶此糧於途，強掙而去；我委實行不動了，寧可死於此地！待賢弟見了楚王，必當重用，那時卻來葬我未遲。」

角哀道：「焉有此理？我二人雖非同一般父母所生，義氣過於骨肉，我安忍獨往而進身耶？」遂不許，扶伯桃而行。行不十里，伯桃道：「風雪越緊，如何去得？且於道傍尋個歇處。」見一株枯桑，頗可避雪，那桑下止容得一人，角哀遂扶伯桃入去坐下。伯桃命角哀敲石取火，燒些枯枝以禦寒氣。等到角哀取了些火到來，只見伯桃脫得赤條條的，渾身衣服都做一堆放著。角哀大驚道：「吾兄何爲如此？」伯桃道：「吾尋思無計矣，弟勿自誤了，速穿此衣，負糧前去，我只在此守死。」角哀抱持大哭道：「吾二人死生同處，安可分離？」伯桃道：「若皆餓死，白骨誰埋？」角哀道：「若

如此，弟情願解衣與兄穿，兄可帶了糧去，弟寧死於此。」伯桃道：「我平生多病，賢弟少壯，比我甚強，更兼胸中之學，我所不及，若見楚君，必登顯宦，我死何足道哉？弟勿久留，可以速往！」角哀道：「今兄餓死桑中，弟獨取功名，此大不義之人也，我不爲之。」伯桃道：「我自離積石山，至弟家中，一見如故，知弟胸次不凡，以此勸弟求進，不幸風雪所阻，此吾天命當盡，苦使弟亦亡於此，乃吾之罪也。」言訖，欲跳前溪覓死。

角哀抱住痛哭，將衣擁護，再扶至桑中，伯桃把衣服推開。角哀再欲上前勸解時，但見伯桃神色已變，四肢厥冷，口不能言，以手揮之令去。角哀再將衣服擁護伯桃，已是手直足挺，氣息奄奄，漸漸欲絕。角哀尋思我若久戀，亦將死矣，死後誰葬吾兄？乃於雪



中哭拜伯桃道：『不肖弟此去，望兄陰力相助，但得微名，必當厚葬。』伯桃點頭半答，少頃氣絕。角哀只得取了衣糧，一步一回顧，悲哀哭泣去了。伯桃遂死於桑中。

角哀捱著寒冷，半饑半飽來至楚國，於旅店歇定。次日入城，問人道：『楚君招賢，何由而進？』人道：『官關外設一賓館，令大夫裴仲接納天下之士。』角哀逕投賓館中來，正值上大夫下車，角哀乃向前而揖。裴仲見角哀衣雖藍縷，器宇不凡，慌忙答禮，問道：『賢士何來？』角哀道：『小生姓羊，雙名角哀，雍州人也。聞上國

招賢，特來歸投。』裴仲邀入賓館，具酒食以進，宿於館中。次日，裴



羊角哀捨命全交

仲到館中探望，將胸中疑義盤問角哀，試他學問如何。角哀百問百答，談論如流。裴仲大喜，入奏元王。王卽時召見，問富國強兵之道。角哀首陳十策，皆切當世之急務。元王大喜，設御宴以待之，拜爲中大夫，賜

黃金百兩，彩緞百疋。角哀再拜流涕，元王大驚，問道：『卿痛哭何也？』角哀將左伯桃脫衣并糧之事，一一奏知。元王聞其言爲之感傷，諸大臣皆爲痛惜。元王道：『卿欲如何？』角哀道：『臣乞告假，到彼處安葬伯桃。』元王遂贈已死伯桃爲中大夫，厚賜葬資，仍差人跟隨角哀車騎同去。

角哀辭了元王，逕奔梁山地面尋舊日枯桑之處，果見伯桃死尸尙在，顏貌如生前一般。角哀乃再拜而哭，呼左右喚集鄉中父老，卜地於浦塘之原，前臨大溪，後靠高崖，左右諸峯環抱。遂以香湯沐浴伯桃之屍，穿戴大夫衣冠，置內外棺槨，安葬起墳，四圍築牆栽樹，離墳三十步，建享堂，塑伯桃儀容，立華表，柱上建牌額，牆側蓋房屋，令人看守。建畢，設祭於享堂，哭泣甚切。鄉老從人無

不下淚。

祭罷，歎道：『伯桃所以死於此者，恨俱死無益，而名不顯於諸侯之故，今我亦何必再生世上？』即修表一道，上謝楚王，言：『昔日伯桃併糧與臣，因此得活以遇吾王，重蒙厚爵，平生足矣，臣



羊角哀捨命全交

不肖，今願捨生全交……伏乞聖主鑒其愚悃……』詞意甚切。表付從人，然後再到伯桃墓前大哭一場，遂掣取佩劍自刎而死。從者急救不及。

只得具了衣棺殯殮，埋於伯桃墓側。

從者回楚國，將此事上奏元王。元王感其義，又差官往墓前建廟，加封上大夫，敕賜廟額爲『忠義之祠。』

